

疏召由今前示其進趨夫過長老不敬則夫於禮儀見可責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謙下或不精識則不造於玄極不仁不愛乃禍敗之基惜哉仲由專擅於此也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註此篇言無江海而問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變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因所以為至入之道也疏由從也庶衆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故知衆庶從道而生是以順而得者則生而成逆而失者則死而敗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邪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三

又六

十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四

尺七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疏伯昏楚之賢士號曰伯昏瞀人隱者之徒也禦寇既師壺子又事伯昏方欲適齊行於化道自驚行淺中路而還適逢瞀人問其所以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疏方道也奚何也汝行何道欲往何方問其所由中途反意也

曰吾驚焉

疏自覺已非驚懼而反此略答前問意

曰惡乎驚

疏重聞禦寇於何事迹而起驚心

曰吾嘗食於十漿

註賣漿之家

曰五漿先饋

註言其敬已

疏饋遺也十漿謂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渴於逆旅十家賣飲而五家先遺觀其容觀貌起驚心未能冥混是以驚懼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

疏更問驚由庶陳已失

曰夫內誠不離

註外自矜飾

疏自覺內心實智未能懸解為物所敬是以驚而歸

形謀成光

註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

以外鎮人心

註其內實不足以服物

疏謀便僻貌也鎮服也儀容便僻動成光華用此外形鎮服人物

使人輕乎貴老

註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

而整其所患

註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

疏整齊也未能從俗同塵而為物標物使人敬貴於己而輕老人良恐禍患方亂生矣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註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況於萬乘之主乎

疏特獨也贏利也夫賣漿之人獨有羹食為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為利既薄權亦非重尚能敬已競走獻漿況在君王權高

利厚奔馳尊貴不亦宜乎

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疏夫君人者位總萬機威跨四海故躬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渴以

代已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倘外夜內逐偽忘真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疏汝能觀察已身審知得喪嘉其自覺故

歎善哉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註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兼守之謂也

疏保守也汝安處已身不能忘我猶顯形

德為物所歸門人請益聚守之矣

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疏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禦寇之所適見脫屣戶外既足升堂請益者多矣

者多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杖杖感之乎願立其間

不言而出

疏敦豎也以杖柱願聽其言說倚立間久忘言而歸也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蹠而走豎乎門曰

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疏賓者謂通賓客人也御寇聞師友立不言而歸於是疎息慙惕不暇納屣蹠足馳

走至門而反高人既來庶蒙鍼艾不嘗開發藥石遺棄而還誠心欽渴有此固請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疏已止也我已於先固告汝汝不能韜光

晦迹必為物所歸依今果見汝門人滿室吾昔語汝諒非虛言宜止所請無勞辭費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

註任乎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疏顯迹於外故為人保之未能忘德故不能無守也

而為用之感豫出異也

註先物施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

疏而汝也焉何也夫物我兩忘亦何須物

來感已必有機來感而後應不勞預出異端先物施惠

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无謂也

註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

疏搖動也必固有感迫而後起率其本性

搖而應之誠迹匪端有何偏謂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註細巧入人為小言

疏共汝同游行解相類唯事浮辯細巧之言佞媚於人盡為鴆毒詎能用道以告汝也

莫覺莫悟何相執也

疏孰誰也彼此迷塗無能覺悟何誰獨曉

以相告乎

巧者勞而知者憂元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註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疏夫物未嘗為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困弊唯聖人汎然無係泊爾忘心譬彼虛舟任運逍遙

鄭人緩也呻吟衷氏之地

註呻吟吟詠之謂

祇三年而緩為儒

註祇適也

疏呻吟詠讀也衷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名緩於衷地學問適經三年而成儒道

河澗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註三族謂父母妻族也能使弟成於墨教也

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

註翟緩弟名

疏翟緩弟名也儒則富章文武相述堯舜

甚固吝好多言墨乃遷於禹道勤儉好施儒墨塗別志尚不同各執是非互相爭辨

父黨小兒遂助於翟矣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

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

註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

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

已化而不能順已以良師而使怨誠之

至故死精為秋栢之實

疏閻何也秋栢動木也父既助翟而緩恨

之經由十年感激自殺仍見夢於父以申

怨言云使汝子為墨者我之功力也何不

看視我為賢良之師而更朋助弟我怨恨

之甚化為異物秋栢子實生於墓上亦有

作塚字者塚冢也云汝何不看我家上已

化為秋栢之木而生實也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

天

註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

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

而已豈為之哉

疏造物者自然之洪鑪也而造物者無物

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也夫物之智

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成也故假於

學習輔導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

知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學

乎

彼故使彼

註彼有彼性故使習彼

疏彼翟先者有墨性故成墨若率性素無

學終不成也豈唯墨翟庶物皆然

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註言緩自美其儒謂己能有積學之功不

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

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

也

疏言緩自恃於已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輕賤其親而汝於父也人之迷滯而至於斯乎

齊人之并飲者相拌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註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矣乎

疏夫上下有泉人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

學以成術者人也嗟乎世人迷妄之甚徒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自然而矜之以為己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得井行季汲而飲之井主護水拌頭而休莊生聞之故引為諭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註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其間也

疏觀緩之迷以為己誠有德之人從是之後忘知任物不復自矜況體道之人豈視

其功邪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註仍自然之能以為己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疏不知物性自爾矜為己功者逃道天然

之理也既乖造化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註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疏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物從己性之

無者不强安之故所以為聖人也

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註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為衆人也

疏學己所不能安其所不安也不安其素

分不安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

疏玄道窈冥言像斯絕運知則易忘言實

難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

疏妙悟玄道無法可言故詣於自然之境

雖知至極而猶存言辯斯未離於人倫矣

古之人天而不人

註知而落天地未嘗閉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

疏復古真人知道之士天然淳素無復人

情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註事在於適無貴於遠功

疏姓朱名泮漫姓支離名蓋彈盡也擊千

金之產學殺龍之術伏膺三歲其道方成

伎雖巧妙卒為無用屠龍之事於世稍稀

欲明處涉人間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

無益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

註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

有

疏達道之士隨逐物情理雖必然猶不固

執故無交爭也

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註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乘
逆生也

疏庸庶之類安為封執理不必爾而固必
之既忤物情則多乘矣

順於兵故行有求

註物各順性則足則無求

疏心有貪求故任於執固之情也

兵恃之則亡

註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
也

疏不能大順羣命而好乘逆物情者則幾
亡吾寶矣

亡吾寶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

註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
徇

徇

疏小夫猶匹夫也苞苴香草也竿牘竹簡

也夫寡芳草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者斯

蓋俗中細務固非丈夫之所忍為

敝精神手蹇蹇

註昏於小務所得者淺

疏好為道問徇於小務可謂勞精神於岐
蹇淺薄之事不能遊虛涉遠矣

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
宙形累不知太初

註小夫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

大神啟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

疏以蹇淺之知而欲兼濟羣物導達羣生

望得虛空其形合太一之玄道者終不可

也此人迷於古今形累於六合何能照知

太初之妙理邪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瞑乎无何有
之鄉

之鄉

疏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

之人動而常寂雖復兼濟道物而神變無

始故能和光混俗而恒寢道鄉也

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大清

註泊然無為而任其天行也

疏無以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

迹迹不離本故雖應動恒發泄於太清之

極也

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

註為知所得者細

而不知大寧

註任性大寧而至

疏苞苴竿牘何異毫毛如斯運智深可悲

歎精神淺薄詎知乎至寂之道邪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王悅之益車百乘

疏姓曹名商宋人也為宋偃王使秦應對

得所秦王愛之遂賜車百乘乘駟馬也

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

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

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疏窘急也言貧窮困急織屨以自供頸項

枯槁而顛顛頭面黃瘦而馘厲當爾之際

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強秦遂使秦王驚悟

遺車百乘者是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多

矜夸莊子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

乘故瘡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

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

遠恬淡者遺榮也

疏癰瘰癧毒腫也痔下漏病也莊生風神

俊悟志尚清遠既而縱此奇辯以挫曹商

故郭注云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

重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有瘳乎

疏言仲尼有忠貞幹濟之德欲命為卿相

魯邦亂病庶瘳差矣

曰殆哉坂手仲尼

註坂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

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畫

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

疏殆近也坂危也以貞幹迹率物物既失

性仲尼何以安也

方且飾羽而畫

註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將然飾畫非任真

也

疏方將貞幹輔相魯廷萬代奔逐修飾羽
儀喪其真性也

從事華辭以支為旨

註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

也

疏聖迹既彰令從政任事情偽辭華折必

分流為意旨也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註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退執而遂忍性

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疏後代人君慕仲尼退執安忍情性用之

臨人上下相習矯偽黜黎而不知已無信

實也以華偽之迹教示蒼生稟承心靈宰

割真性用此居人之上何足稱哉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註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

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

心中也

疏彼代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

用之不能復自得之性以此居民上何足

可案或

彼宜汝與

註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彼與汝各自有所

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

疏彼百姓也汝哀公也百姓與汝各有所

宜若將汝所宜與百姓不可也

予願與

註效彼非所以養已也

疏予我也願養也我與百姓怡養不同譬

如魚鳥升沈各異若以汝所養衛物物我

俱失也

誤而可矣

註正不可也

疏以貞幹之迹錯誤行之正不可也

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

不若休之

註問不謂當時也

疏離實性學偽法不可教示黎民慮後世

荒亂不如休止也

難治也

註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也

疏捨已效物聖人不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註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

疏二儀布生萬物豈責恩也

商賈不齒

註況士君子乎

疏夫能施求報商賈尚不齒理况君子士

人乎

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註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

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

疏施而不忘未合天道能施恩惠於物事

不得不齒為責求報心神輕忽不錄百姓

之情也事之者性情也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

註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梏

為內刑者動與過也

註靜而當則外內無刑

實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

疏宵闇夜也離罪也訊問也闇惑之人罹

於憲網身遭枷杻斧鉞之刑也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註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

也

疏若不止分則內結寒暑陰陽殘食之也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註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

受刑但不問大小耳

疏心若死灰內不滑靈府形同槁木外不

挂桎梏唯真人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疏人心難知甚於山川過於蒼昊厚澤之

狀列在下文

故有貌愿而益有畏若不肖

疏愿慙真也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慙真

而心益虛浮也有心實長者形如不肖也

有願慙而速

疏慙急也形願躁急而心達理也

有堅而緩有緩而鉞

註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

疏緩緩也鉞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最

緩亦有外形寬緩心內躁急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註但為難知耳未為殊無迹

疏人有就仁義如渴思水捨仁義若熱逃

火雖復難知未為無迹驗心列下文也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疏遠使忠使斯彰咫尺敬慢立明者也

煩使之而觀其能

疏煩極任使察其能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疏卒問近對觀其愚智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疏急卒與期觀信契也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疏仁者不貪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疏告危亡驗節操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疏至人酒不能昏法則男女參居貞操不

易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疏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疏九事徵驗小人君子厚貌深情必無所

避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

而走孰敢不軌

註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

疏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復正道

故號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

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偃曲循牆並敬

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

之也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

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註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

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

疏而鄙夫夫也諸父伯叔也凡夫為荒軒

冕一命則呂鉅夸華再命則援綏作舞三

命善識自高下呼伯叔之名然考夫謙夸

各累格量勝劣誰同唐堯許由無為禪讓

之風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

註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

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

疏役智勞慮有心為德此賊害之甚也

而心有眼

註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

則偽已甚矣

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註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

敗矣

疏率心為役用心神於眼睫緣慮逐境不

知休止致危敗甚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

疏謂心耳眼舌鼻也曰此五根禍因此德

謂凶德也五根禍主中德為無心也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其所

不為者也

註此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

故為凶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

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

矣

疏訾訾也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為是不同

己為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為得故曰

中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

疏八極三必窮達猶人身有六府也列下

文矣

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

窮

註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

恒以所長自困

疏美恣媚也髯髭鬚也長高也大粗大也

壯多力麗妍華勇猛敢果決也蘊此八事

超過常人受役既多因以窮困也

緣循偃伏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註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俠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

疏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偃俠仰首不能俯執也困畏困苦懼也有此三事

不如恒人所在通達也
知慧外通

註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也

疏自持智慧照物外通塵境也

勇動多怨

註怯而靜乃厚其身耳

疏雄健躁擾必招讎隙

仁義多責

註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責

多責

疏仁義則不周必有多責也

達生之情者傀

註傀然大恬解之貌也

達於知者肖

註肖釋散也

疏注云消釋散也傀恬解也達悟之崖具性虛照傀然縣解無係懸也

達大命者隨

註泯然與化俱也

疏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壽考隨而順之亦

不厭其長人以為勞苦也

達小命者遭

註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疏小命小年也遭遇也如孺子促齡所遇

斯適曾不分懷耳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駟駟莊

子

疏錫與也釋後也宋襄王時有庸瑣之人

游宋妄說宋王錫車十乘用此駟駟排莊

周於已後自矜物先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糶蕭而食者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

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

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容子尚

奚微之有哉

疏葦蘆也蕭蒿也家貧織蘆蒿為薄責以供食鍛椎也驪黑龍也頷下有千金之珠也譬譏得車之人也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

而寤子為齏粉夫

註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

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

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命曰

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

而行之也

疏懷忠貞以感人主者必非常之賞而用

左道使其說佞媚君王僥倖於富貴者故

有驕穉之容亦何異遭驪龍睡得珠邪餘

詳注意

或聘於莊子

疏寓言不明聘人姓氏族故言或也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疏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日養牛擬宗廟曰

犧也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註樂生者畏犧而辭聘弱體困生而曠職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疏芻草也菽豆也犧養豐贍臨祭日求為

孤犢不可得也況祿食之人例多天折嘉

適之士方足全生莊子清高笑彼名利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槨以日月為連壁星辰為珠璣萬物為

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疏莊子妙達玄道逆旅形骸故棺槨天地

鑪冶兩儀珠璣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矣

門人厚葬深乖造物也

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

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疏鳶鷲也門人荷師主深恩也特欲厚葬

避其烏鳶豈知厚葬還遭螻蟻情好所奪

偏私之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

乎也

疏無情與奪委任均乎此真平也若運情

慮均乎萬物若欲起心已不平矣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註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

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疏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真應也若有心

應物不能應也徵應也

明者唯為之使

註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

疏自炫其明情應於務為物驅使何能役

人也

神者徵之

註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

疏神者無心寂然不動能無不應也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註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無遠

近幽深皆各自得

疏明則有心應務為物驅役神乃無心應

感無方有心不及無心存應不及忘應格

量可知也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惑

乎

註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以藏於物者恃

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矣

疏夫忘懷應物者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愚

惑之徒自執其用叨人功績歸入己身雖

欲矜伐其功外矣迷忘如此深可悲哉

兩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四